

# 论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

袁指挥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阿玛尔纳时代早期, 埃及和米坦尼都积极发展两国关系, 将两国友好关系推到顶峰。阿玛尔纳时代后期, 埃及面对中东错综复杂的局势, 做出了疏远米坦尼的外交决策, 而米坦尼面对赫梯的威胁, 力图保持与埃及的友好关系, 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埃及与米坦尼关系的恶化对中东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阿玛尔纳时代; 埃及; 米坦尼; 近东; 中东

**中图分类号:** K411. 21, K377.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605X(2005) 05- 0005- 05

##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Egypt and Mitanni in Amarna period

YUAN Zhi- hui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In Amarna period, the relations of Egypt and Mitanni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resumption, through summit, to downcasting. At the early stage of Amarna period, both Egypt and Mitanni developed positively the relations of two great powers and caused relations to summit. However, at the late stage of Amarna period, Egypt treated coldly Mitanni when faced complicated conditions in Middle East, but Mitanni tried to hold the good relations of Egypt when faced the menace of Hittite. The deteriorated relations between Egypt and Mitanni exerte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political structure in Middle East.

**Key words:** Amarna period; Egypt; Mitanni; Near East; Middle East

在阿玛尔纳时代<sup>1</sup>, 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东大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其中, 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是大国关系中重要的一环, 政治上的斗争和合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特征。对于埃及和米坦尼的关系, 西方学者在释读阿玛尔纳书信的过程中就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在综合性研究上, 以加拿大著名埃及学家拉德方德的《古代的埃及、迦南和以色列》为代表, 他在该著的第二部分论述了新王国时代埃及与近东的联系与交往, 对阿玛尔纳时代的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在专门性的研究方面, 科恩和韦斯特布卢克主编的《阿玛尔纳外交》是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新成就和新成果。该书的编者运用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各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其中, 有些章节着重论述了埃及和米坦尼之间的外交关系。在国内, 至今还没有看到专门性的论述。本文拟对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进行探讨。

## 一、埃及和米坦尼交往的历史回顾

米坦尼人使用阿卡德语将他们的王国称为“米坦

尼的土地”或“哈尼鲁尔巴特”, 用胡里安语称之为“胡里安人的土地”(Hurru e)。埃及人一般将之称为那哈里那(意思是“流域土地”)和胡茹(Huru)<sup>④</sup>。埃及最早提到米坦尼这一名称是阿蒙霍特普一世或图特摩斯一世统治时代的一篇破损铭文。埃及最早接触到米坦尼可能是在法老图特摩斯一世统治时期。图特摩斯三世

<sup>1</sup> 阿玛尔纳时代, 一般把它确定为埃及迁都阿玛尔纳的时期, 即以埃赫那吞统治的第5年实行宗教改革到埃赫那吞统治的终结。从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的历程、近东的政治格局的演变以及阿玛尔纳外交书信所在的年代和埃及——近东的关系相结合, 笔者认为, 将阿玛尔纳时代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的年代, 应该开始于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30年, 终结于图坦卡蒙统治的结束; 从绝对年代来说, 约公元前1361—1321年或1320年。

<sup>④</sup> D. B. Redfor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Vol.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22.

在其年代记里宣称在他的父亲上下埃及之王埃赫帕尔卡拉(图特摩斯一世的王位名)树立在幼发拉底河东岸的纪念碑旁边又立了一块石碑。从图特摩斯三世时代起,那哈林(埃及语里拼作  $\text{N} \text{ hr} \text{ n} \text{ } \dot{\text{n}}$ ) 国家的提法几乎出现在埃及的每一篇铭文里,这表明了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代的埃及与米坦尼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sup>1</sup>。图特摩斯三世第 8 次远征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时,埃及军队第一次进入了米坦尼的领土,并且打败了米坦尼军队<sup>④</sup>。

尽管米坦尼遭到重大打击,但是,埃及的控制显然是不稳定的,在以后的远征中图特摩斯三世不得不镇压北叙利亚的反抗和叛乱,在某种程度上,米坦尼基本上保持完好。阿蒙霍特普二世的第 2 次远征到达了奥伦特河,此时,赫梯王图德哈拉什出兵北叙利亚,占领了米坦尼重镇阿勒颇。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米坦尼为了避免两面作战,主动与埃及议和。阿蒙霍特普二世的一篇铭文记载了这件事:“背着贡品的米坦尼的首领们来到了他面前,乞求陛下赐予他们甜美的精神支柱。……这是自神代以来从未听说的事。这个不知道埃及的国家乞求善神。”<sup>(四)</sup>可能从这次议和起,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开始有了改善,因为在阿蒙霍特普二世统治晚期,再也没有出现描述叙利亚战争、那哈林或米坦尼敌人的任何文字。更为重要的是,“米坦尼敌人”的提法一去不复返了,许多场合用古埃及的一般性术语亚西亚人( $\text{S} \dot{\text{c}} \text{y} \text{w}$ )来代替<sup>1/4</sup>。这种提法上的变化,或许表明了埃及对米坦尼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学术界对于埃及与米坦尼建立友好关系的确切时间,至今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布赖恩认为,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孟斐斯碑所说的“那哈林的统治者、赫梯的统治者和善吾尔(Sangar,即巴比伦)的统治者承认我取得的伟大胜利……他们代表他们的祖先真诚地说话以请求陛下赐予礼物,并且给予他们精神支柱”,是埃及与米坦尼建立联盟的第一次官方声明<sup>1/2</sup>。《牛津古代埃及百科全书》认为,阿蒙霍特普二世与米坦尼实现了和平,并且划分了势力范围<sup>1/4</sup>。但是,凯臣认为,埃及与米坦尼缔结和平条约是在图特摩斯四世法老统治时代<sup>⑧</sup>。

笔者认为,凯臣的观点更能让人接受,在图特摩斯四世的一篇破损的铭文提到第一次与那哈林作战中获得的战利品<sup>(七)</sup>,这充分说明了埃及与米坦尼之间还存在局部冲突,两国的关系仍未实现正常化,更别说缔结同盟条约了。但是,在阿蒙霍特普二世时代埃及对米坦尼的态度改变之后,经过图特摩斯四世的局部战争和小规模冲突,埃及与米坦尼最终实现了和平,很可能缔结了和平条约。图特摩斯四世的一枚圣甲虫铭刻写道:“当蒙凯普鲁拉从宫殿里出来时,背着礼物的那哈

林王公们看着他,他们听到了他那像努特的儿子的声音,他手里的弓就像舒的后继者的弓。”<sup>⑩</sup>图特摩斯四世迎娶了米坦尼国王阿尔塔塔马一世的女儿,底比斯一些大臣的坟墓里描述的米坦尼首领请求法老赐予精神支柱的场面,以及这些坟墓中随葬的叙利亚式物品,还有图特摩斯四世法老修建的卡那克第 4 塔门庭院里的浮雕对叙利亚物品的描述,都是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证据。

## 二、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关系的新变化

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前期,埃及与米坦尼的友好关系持续发展。阿蒙霍特普三世迎娶了米坦尼国王苏塔尔那的女儿柯露荷巴,将两国间友好关系重新认定。阿蒙霍特普三世的一枚圣甲虫铭刻记载了这件盛事:“在拉之子,底比斯的统治者阿蒙霍特普……陛下统治第 10 年,……令人愉快的人被带到了陛下面前:愿法老永生、昌盛和安康,那哈林首领苏塔尔那的女儿柯露荷巴与她的闺房侍女 317 人。”<sup>⑩</sup>它反映了埃及对这次联姻的重视程度。

但是,苏塔尔那死后,长子阿尔塔苏马被乌德黑杀害,政权落入乌德黑手中。苏塔尔那的另外一个儿子图什拉塔曾经这样描述了内乱时期的米坦尼与埃及的关系,“他不允许我与爱我的任何人建立友好关系,”<sup>⑪</sup>这表明埃及与米坦尼的友好关系暂时中断了。

图什拉塔发动政变,铲除了乌德黑的势力,并将乌

<sup>1</sup>  $\frac{1}{4}$   $\frac{1}{2}$  R. Cohen & R. Westbrook. *Amarna Diplomac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3-74, 76, 77.

④ E. S. Edwar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3<sup>rd</sup> Edition. Vol. II. pt. I.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475.

(四) C. Barbara. *Egypt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Dynasty*, Fascicle I. Wam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82, P39.

$\frac{1}{4}$  D. B. Redfor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Vol. 3, P340-341.

⑧ D. O' Conner & E. H. Cline. *Amenhotep ④ perspective on his reign*,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251.

(七) <sup>10</sup>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06, § 817, 867.

⑦ A. W. Shorter. *Historical Scarabs of Tuthmosis IV and Amenophis ④*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931, (17), P23.

<sup>11</sup>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EA17.

德黑杀死,平息了米坦尼的内乱,重新夺回了政权。面临安那托利亚的赫梯咄咄逼人的气势,图什拉塔出于对抗赫梯的目的和恢复友好关系的初衷,派首相柯利亚赴埃及商讨两国复交。在写给阿蒙霍特普三世的信中,图什拉塔说:“因为你同我的父亲友好,所以我写信告诉你,让我的兄弟听到这些事情,让我的兄弟高兴”,向埃及法老表达了重建两国外交关系的愿望。埃及立即作出反应,阿蒙霍特普三世派遣特使马那随同柯利亚返回米坦尼,提议两国进行联姻。法老让马那向图什拉塔传话道:“送你的女儿到这里作我的妻子和埃及的女主人。”两国特使多次往返于埃及与米坦尼,进行了激烈的协商和讨价还价,最终实现了联姻,图什拉塔将女儿塔杜荷巴嫁给了阿蒙霍特普三世。通过这次联姻,两国不仅顺利复交,而且推动两国间的关系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首先,在外交文书中同时祈求两国的主神保佑江山社稷,表明了两国关系的密切。在古代世界,宗教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彼此承认主神意味着彼此承认对方的地位,一国接受另一国的主神是异常亲密关系的佐证。在《阿马尔纳书信》中我们发现,图什拉塔一再强调:“愿我主特什苏普和阿蒙让我们之间的爱永不衰竭,就像现在这样”,“愿沙乌什卡和阿蒙让她符合我的兄弟的心意”,“愿特什苏普和阿蒙允许我的兄弟向我表达他的爱”,“愿天空女神保佑我们10,000年,愿我们的女神赐予我们欢乐”,这些表述暗示图什拉塔对两国友好关系十分满意,抱以很大的希望和信心,这在侧面表明两国关系的确发展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其次,两国在观念上的同一也显示了两国的密切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图什拉塔的一系列言词里,联姻前图什拉塔认为联姻后“哈尼瓦尔巴特与埃及将合为一体”,联姻后图什拉塔宣称“我是埃及的国王,而我的兄弟是胡里安土地的国王”<sup>1</sup>。另外,图什拉塔向阿蒙霍特普三世表达了米坦尼的外交态度:“这个国家是我兄弟的国家,这个房子是我兄弟的房子”<sup>④</sup>,这种声明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米坦尼与埃及的友好外交关系。这种互换王位、互换国家的表述,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情况,但是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两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彼此共有”的状态。

再次,图什拉塔对阿蒙霍特普三世称呼的转变以及问候对象的改变,也反映出两国关系的密切。图什拉塔即位之初,将阿蒙霍特普三世法老称为兄弟,当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同意建交并建议再度联姻时,图什拉塔称阿蒙霍特普三世为女婿,自称为岳父,这种称呼的变化是两国关系恢复并加深的有力证据。在EA17中,图什拉塔向远嫁埃及的姐姐柯露荷巴问好,在EA19中也照例向柯露荷巴问好,但是在以后的信里

不再向柯露荷巴问好,这说明两国关系发展到了新阶段,不再需要把以前的联姻作为两国友好关系的标志,新的联姻已经更新了两国的关系。

但是,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晚期,埃及国内出现了反米坦尼思潮。卢克索神庙露天大厅西壁上写有这样的话:“他在每一片外国的土地上都留下他的勇敢的名字,他战斗的吼声传遍了那哈林,当他的肚子绽裂开时,他将恐惧放在他们的心上。”<sup>(四)</sup>阿蒙霍特普三世葬祭庙的石碑描述了法老驱逐叙利亚人,碑文写道:“用他那强有力的剑打击了那哈林”<sup>1/4</sup>。以上这些表述在埃及的再度出现,表明了埃及人开始将米坦尼视为敌手,不再是盟友。当然,这不是突然出现的。早在两国协商联姻时,就出现了不和谐与摩擦,主要体现在嫁妆和聘礼上的讨价还价。另外,阿蒙霍特普三世送给图什拉塔的黄金聘礼质量低劣,这本身就是对米坦尼大国地位的亵渎,表明了友好关系掩盖之下两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是,在这时,这种敌对和不友好只是暗流,还没有成为主流。

阿蒙霍特普三世法老驾崩后,儿子埃赫那吞继位。两国的关系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裂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两国正常的外交往来基本上中断了,互相扣押信使,外交文书传递受到了极大阻碍。(2)两国之间互赠礼物的外交渠道也受到了阻隔,埃及法老埃赫那吞停止了对米坦尼例行的礼物赠送,甚至连先王阿蒙霍特普三世拖欠的礼物也要赖不给了。

图什拉塔面对埃及对米坦尼政策的新变化,以及两国关系的严重倒退,迅速采取措施制止这种倒退的趋势。

首先,图什拉塔采取“王后外交”以改变埃赫那吞对米坦尼的外交政策。图什拉塔充分意识到泰伊皇太后在埃及宫廷中的地位和其对年轻法老埃赫那吞的影响力,在许多封信里都强调泰伊皇太后是他与阿蒙霍特普三世友好关系和米坦尼——埃及之间协议的见证人,试图让埃赫那吞相信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几代国王所奠定的,暗示埃赫那吞应该遵从传统。图什拉塔还特意给泰伊皇太后写了一封信,说:“愿你自己的信使与那普胡勒亚的信使照例出发……并且愿我的妻子虞妮的信使照例到你那里。”<sup>1/2</sup>这或许表明了图什拉塔借助王后外交挽救不断恶化的米坦尼——埃及关系的良好心愿。王后外交可能是阿马尔纳时代一种普遍的外交手段,在以后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埃及王后涅斐尔

<sup>1</sup> ④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EA20, 24, EA19.

(四) R. Cohen & R. Westbrook. *Amarna Diplomacy*, P83.

<sup>1/4</sup>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2, § 858.

<sup>1/2</sup>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EA26.

泰丽与赫梯王后普杜荷帕之间的书信<sup>1</sup>。

其次,图什拉塔诉诸米坦尼和埃及的传统友谊来感化埃赫那吞。图什拉塔回顾了两国历次外交联姻,特别是阿蒙霍特普三世同其女儿塔杜荷巴的婚姻,以此劝说埃及以大局为重,希望埃赫那吞以史为鉴,维持两国的友好关系。同时,他还对阿蒙霍特普三世驾崩表示哀悼,说他伤心得“不吃不喝”。他列举了埃赫那吞即位以来的所作所为,并与以前的友好进行了对比,还将目前两国外交往来的混乱状况与过去的井然有序作了比较,请求埃赫那吞恪守传统,恢复两国友好关系,保持信使往返与外交文书往来的渠道畅通<sup>④</sup>。

图什拉塔所做的努力,确实收到一定成效。泰伊皇太后曾让米坦尼特使柯利亚转告图什拉塔,埃及不会忘记两国的传统友谊,也不会中断两国间的信使往来,并且要求图什拉塔“加深对那普胡勒亚的爱,保持对他的爱”,“必须继续一个接一个地派出令人愉快的外交代表团。不要中断他们。”或许是在泰伊皇太后的劝服和压力下,埃赫那吞曾作出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姿态,派特使马那出使米坦尼,送去了埃及的礼物。图什拉塔抓住这大好机会,立即表示,他不计较埃赫那吞所做的一切不友好的行为。埃赫那吞也写信给图什拉塔说:“就像你经常对我的父亲弥勒姆亚(是阿玛尔纳书信中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王位名 Nebmare 的书写方式)表示的爱那样,现在,向我表示你的爱。”<sup>④</sup>尽管如此,米坦尼与埃及的关系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经过这次短暂的升温之后,两国关系就濒于日落西山了。

### 三、米坦尼联合埃及抵制赫梯的努力

处理与赫梯的关系,一直是米坦尼头痛的问题。两国为争夺对北叙利亚的控制,不断展开斗争。早在公元前 17 世纪,胡里安人就与赫梯发生了武装冲突。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和阿蒙霍特普二世远征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时候,赫梯乘此大好时机,派出外交使节交好埃及,多次出兵夺取米坦尼的领地。但是,不久,赫梯发生了内乱,元气大伤,无力问鼎叙利亚事务,米坦尼在北叙利亚重新占据主导地位<sup>1/4</sup>。

但是,赫梯在国王苏皮鲁流马一世的统治下,清除了内乱,国力再次得到恢复。苏皮鲁流对米坦尼的试探性远征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这使米坦尼意识到了赫梯的危险。图什拉塔出于对抗赫梯的目的,才迫切希望与埃及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晚期的反米坦尼思潮,尤其是埃赫那吞即位后对米坦尼政策的改变,使得米坦尼联合埃及抑制赫梯的外交政策遇到了很大阻力。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图什拉塔做了很多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将埃及拉入反赫梯联盟。

首先,米坦尼竭力疏通两国外交通道,让埃及了解近东事态,做出有利于米坦尼的外交选择。图什拉塔致信给埃及的迦南属国<sup>1/2</sup>:

国王致迦南的国王们,我兄弟的仆人们。我同时送我的信使柯利亚迅速急行到我兄弟埃及王那里。任何人别耽搁他。为他提供安全进入埃及的措施和条件,并将他送到埃及要塞指挥官那里。让他立即继续前行,至于他的礼物,他不欠任何东西。

皮那斯·阿尔特兹认为,EA30 是米坦尼与埃及外交部门的正式公文,信使带着可以顺利地通过各种关口<sup>3/4</sup>。

其次,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米坦尼竭力建立两国信任机制,反击敌人的离间。图什拉塔对阿蒙霍特普三世提出以下要求:“任何人说的关于我或我的国家的坏话,如果马那和柯利亚不那样说的话,愿我兄弟别信那些话。但是,马那和柯利亚说的有关我或我的国家的话,他们是对的,愿我兄弟听他们的话。”不仅如此,他还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埃及的信任:“任何人向我说的关于我兄弟或他的国家的话,如果柯利亚与马那不那样说,我就不会听信。但是,柯利亚与马那说的关于我兄弟或他的国家的话,这是对的,我会听信这些话。”<sup>⑧</sup>通过这种方式,图什拉塔希望建立一条交流的安全通道,以便使使节成为两国相互信任的基础。

最后,图什拉塔向埃及建议组成一个互助同盟,缔结军事互助条约。图什拉塔向埃及提出了建议<sup>(t)</sup>:

将来,一旦敌人入侵我兄弟的国家,那么我兄弟写信告诉我,胡里安国家、甲冑、军队,……和关于我兄弟的敌人的一切东西将任他使用。另一方面,就我而言,倘若有一个敌人——但愿他不存在!——我将给我兄弟写信,我兄弟将派埃及国家、甲冑、军队……和关于我的敌人的一切东西到(米坦尼)。

尽管,图什拉塔没有具体指出双方的敌人,但是,皮那斯·阿尔特兹认为,敌人的身份从书信的开头应该看得很明显,即是赫梯人。

图什拉塔联合埃及抵制赫梯的外交政策具体起到多大作用,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有一点是

<sup>1</sup> Gary. Beckman. *Hittite Diplomatic Texts*, Atlanta, 1996, 22B.

④ (四)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EA28, 27, 30.

<sup>1/4</sup> E. S. Edwar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3<sup>rd</sup> Edition, P4.

<sup>3/4</sup> R. Cohen & R. Westbrook. *Amarna Diplomacy*, P207.

⑧ (t)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EA24, EA 27, EA 26.

肯定的,埃及曾经试图与阿尔扎瓦建立友好关系,来遏止赫梯力量的复苏。法老在写给阿尔扎瓦国王塔尔浑达拉杜的书信里说:“哈图萨国家被粉碎了”,这或许暗示了两国联姻是针对赫梯的。苏尔曼近来认为:“一直到苏皮鲁流马一世登上赫梯王位之后,埃及与米坦尼、巴比伦和阿尔扎瓦结盟包围赫梯的政策是成功的。”<sup>1</sup>但是,埃及与阿尔扎瓦联姻是否出于牵制赫梯从而减轻米坦尼的压力的战略考虑而做出的,还是一个仍在讨论的问题。在埃赫那吞当政时代,埃及与塞浦路斯岛上曾经是赫梯附属国的阿拉什亚有比较密切的往来,这或许是埃及积极牵制赫梯走的另一步棋。

如果说,在阿蒙霍特普三世在位时,米坦尼王图什拉塔联合埃及抑制赫梯的外交策略还能有所成效的话,那么,在埃赫那吞登上王位后,随着米坦尼——埃及关系的严重滑坡和埃及对米坦尼政策的转变,图什拉塔联合埃及抑制赫梯的政策最终破产了。

#### 四、结 语

在阿玛尔纳时代,中东的大国秩序处于深刻地调整和变化之中。中东的旧秩序(埃及、米坦尼和巴比伦三角)逐渐被打破,形成了埃及、赫梯、亚述和巴比伦四级格局。埃及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对米坦尼的政策变得更加务实。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晚期,埃及对

米坦尼一度很积极,通过联姻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达到高峰。但是,随着埃及国内反米坦尼思潮的出现,埃及对米坦尼政策发生了转向,两国的关系开始走下坡路。对米坦尼而言,与埃及保持友好是维持其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因此,图什拉塔登基后马上恢复与埃及的友好关系。在赫梯势力的威胁下,米坦尼为两国关系的改善作出了重大努力,力图借助埃及的力量抑制新兴的赫梯。最终,米坦尼的外交遭到了重大失败。埃及与米坦尼关系的变化给中东大国政治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在赫梯的进攻下,米坦尼很快灭亡,中东的大国势力均衡被打破,赫梯在中东暂时占据了优势地位;另一方面,米坦尼的灭亡造成了很大权力真空,各大国为分瓜旧日的米坦尼领土矛盾激化,埃及和赫梯的矛盾加剧,最终兵戎相见。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前期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为05CSS001。)

作者简介:袁指挥(1976—),男,内蒙古包头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博士生。

责任编辑:汪谦千

<sup>1</sup> D. O' Connor & E. H. Cline, *Amenhotep Ⅳ perspective on his reign*, P249.